三家詩遺說

三家詩遺說卷一

嘉興馮登府

周南召南說

十三國之風有正有變其次序不同有三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觀周樂之序在夫子未刪詩以前國史之舊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邠王者鄭氏詩譜之序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豳此今詩之序也王氏詩考曰于檜見無朔于曹見無王風宜以此終不知何時失其次序余按季札所觀周太史之舊夫子刪詩必仍魯史與季札所觀未嘗缺失必不自爲移易其自言自衛反魯雅頌得所者蓋指音樂而言非指詩篇則刪詩自無

其事也自鄭譜始有更定今之次序豈真夫子所定耶抑毛詩如是耶是未可知矣三家之次序雖無可考而據禮記射義騶虞當與鵲巢采蘩采蘋並列不宜在召南末齊詩先草蟲而後采蘋與儀禮合甘棠所有死麕何彼穠矣皆非文武時詩宜在召南後干旄為衛壽伋事宜在新臺二子乘舟之後黍離亦同此事不當在王風之首齊詩四始五際以詩屬寅卯辰巳午未亥與毛不同皆可疑也且芣苡為蔡人妻作則蔡有風矣江漢為楚地則楚有風矣行露為申人女作則申有風矣大車為息夫人作則息有風矣南山敝笱猗嗟皆刺魯文姜則魯有風矣且也河廣美宋襄公木瓜美齊桓公而見于衛說者謂宋無風而附于衛猶魯無風而附于齊也

要而論之太史采詩不止十三國殘缺之餘僅此耳夫子又何從删之而何從更之耶以左序言之當以季札所觀爲是

周南十一篇 召南十二篇 二南兩兩相應皆文武時之詩惟甘棠爲康王時詩宜附召南之末召公卒于康王時至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二詩爲平王以後作魏氏源據三家以此詩列召南之末爲變風似矣而周南何以有正無變亦不可通矣王氏柏詩疑退何彼襛矣於王風余謂野有死麕亦宜入王風也

周南正風十一篇　　召南正風十二篇

關雎　　鵲巢

葛覃　　采蘩

卷耳　　草蟲

卜齋詩

芣苢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漢廣

汝墳

麟趾

采蘋

小星

江沱

摽梅

羔羊

行露

殷其靁

騶虞

甘棠

野有死麕

二篇皆平王時詩宜入王風

何彼穠矣

關雎　晁說之以三家關雎鹿鳴爲刺詩非也考三家所爲刺詩者乃陳古諷今之說也按詩攷引韓詩序關雎刺時也此本後漢書章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詞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又引薛君章句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然則曰歌曰詠明非作于此時矣王氏佳引刺時是未細考顏注矣漢書杜欽疏曰佩玉晏鳴關雎嘆之臣瓚引魯詩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列女傳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張衡思元賦偉關雎之戒女（文選）張超誚青衣賦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感彼關雎（藝文類聚三十五卷）是作刺之說

是賦其詩以爲戒所謂事雖述古功同有始也揚子習魯詩明言孝至周康之時頌聲作于下關雎作于上習治也是豈衰世之刺詩耶後漢書明帝紀注及馮衍傳注与章帝紀注並同知晁氏之說未深考矣詩攷引晁氏又謂魯詩以鵲巢采蘋采蘩爲康王時詩按王符潛夫論亲族廢而采蘩怨亦謂因衰思盛至鵲巢采蘋不知何据皆臆說也韓詩外傳曰關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齊詩漢書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出此者也此明言關雎文王之化后妃之德齊家治國之本夫婦造端之正与毛序皆合猶得曰刺詩乎

孔安國論語注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安國習魯詩者

窈窕淑女韓詩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顏延之哀策文注

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顏延之秋胡詩注

方言美心爲窈美狀爲窕韓習魯詩

王逸楚詞注窈窕好貌

君子好逑禮記緇衣爾雅釋詁注漢匡衡傳並引作仇又見後漢邊讓傳注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白帖十七鄭箋怨耦曰仇亦以逑爲仇謂和好衆妾之怨釋文本亦

作仇魯詩劉向曰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列女傳後漢書蕃奏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徐氏璈曰此似訓逑爲求或字一作求也 參差荇菜說文作槮差莕菜爾雅及釋文作莕菜 展轉反側王逸楚詞注展轉不寐貌又見文選潘岳秋興賦注王粲登樓賦注後漢書光武紀注段氏玉裁曰說文無輾字釋文曰呂忱作輾則輾字始于字林也 左右芼之玉篇作覒見九部陳啟源曰覒玉篇本訓擇芼乃覒之借廣雅覒視也 鐘鼓樂之韓詩外傳作鼓鐘

葛覃 蔡邕協和姻賦葛覃恐其失時文選此魯詩說與摽梅同言亦婚姻詩也 歸寧父母何休公羊傳解詁曰諸侯夫

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
並則不以為后妃与卷耳同屬大夫妻詩此与毛異正義同
亦魯說也　言告師氏班固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者尊
事人之道也

卷耳　左傳以為官人荀子頃筐易滿也韓詩頃筐欹筐也
与毛鄭合正義引韓詩說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
金士以梓金罍大夫器也毛傳人君黃金罍非矣此是大夫
行役之詩馬瘏僕痡以言勤勞金罍兕觥以慰憂勤而已三
家不以為后妃並与序異

樛木　韓詩作朻木說文以朻為木高說見異文證

螽斯羽　韓詩外傳言賢母能使子賢也繩繩傳訓戒慎介

足釋訓繩繩戒也戒慎而勉于賢也則三家當作繩繩是假字後漢紀順烈梁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本紀后治韓詩宜爾子孫魯詩、傳以文王十子爲証見白虎通

桃夭　說文作枖枖木少盛皃說文又作媄巧也一曰女子皃許氏引詩往往異文蓋兼取三家詩

兔罝　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金氏履祥曰兔罝蓋爲此事而作按墨子以騶虞爲虞官魯詩於之列女傳楚狂輿妻接曰安貧賤而不怠于道惟至德者能之引肅肅兔罝二句言不怠于道也言兔罝之人雖貧賤而爲足于城腹心与墨子義相輔不爭賢人衆多矣

芣苢　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苡文辭列女傳蔡人妻宋人女
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聽乃作此詩
言芣苡雖臭惡猶始于將采終于懷擷況夫婦之道乎韓詩
序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辯命論注下同薛君章句以芣苡爲澤舄臭惡
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
則韓魯同也毛義以爲婦人樂有子正與三家相反郭璞曰
芣苡江東呼爲蝦蟆衣草木疏其子治婦人生難故傳以爲
宜懷姙而伯牛癩疾歌此詩亦用三家說至王肅芣苡木名
王基已駁其誤王氏伯厚不宜于詩攷引之此詩爲蔡風與江漢爲楚風皆附二南而傳

漢廣　漢女游神說本三家爲曹植洛神賦之祖韓詩內傳

鄭交甫遵彼漢臯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回顧二女即亡矣劉向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于漢臯見之是韓魯同也曹植七啟佩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陳琳賦賛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謝元暉齊皇后哀策文清漢表靈注引韓詩游女漢神皆主是說列女傳孔子見阿谷處女謂達于人情而知禮賦南有喬木四句亦取不可求思之義本魯說也此詩人愛君戀賢於江漢之廣遠以為君門萬里之心亦即屈子楚騷之所本也序說淺矣

不可休息韓詩息作思見外傳一

汝墳　韓詩序辭家也章句曰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

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君子當王室如
燬之時猶觸冒而仕迫于父母飢寒之憂韓詩之義最為愷
切与小星詩同旨此周南所以不擇祿而仕也列女傳謂大
夫妻恐其罹于王事遺父母憂旨与毛序略同則魯說与韓
殊也　惄如朝飢釋文引韓詩說文作愵如　韓詩雖則如
娓娓燬通字列女傳作如毀
麟之趾　于嗟麟兮韓詩章句于嗟歎詞也（文選謝朓八公詩注）　麟
之定今尒疋釋言注作顛題也釋文同
采蘩　晁說之詩序晉詩以鵲巢采蘩采蘋為康王時詩王
符潛夫論背采族而采蘩恐此陳古風今之詩不足為康王
時詩

草蟲　說苑君道篇劉向曰詩之好善道之甚也此是魯詩既見而悅與羔羊同爲好賢之詩齊詩在采蘋之後合于儀禮總蚌候秋吟蜉蝣動以陰詩人因時物之變而思君子也

采蘋　韓詩沈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今本釋文藻誤作藻　于以湘之韓詩作鬺之說見異文証　有齊季女玉篇作齋說文齋材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與儀禮合

甘棠　韓詩王吉曰昔邵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王吉本傳韓詩外傳曰召伯在朝所司請召民召伯曰

不勞一身而勞百姓此非文王之志也于是乎廬于棠樹之下百姓大悅魯詩劉向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擾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棠樹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此出魯說先本魯詩詩攷爲之辨非白虎通召伯述職舍于野樹之下此魯韓同也他如法言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張纘賦伊棠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監錄論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于財則貢賦省民勤于力則功業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于甘棠之下爲妨農桑之務也司馬遷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

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此皆用魯詩也按
召公卒于康王之世此詩作于公卒後則在康王以後也魏
氏源謂与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二詩作於平王之時同爲召
南之變風宜附于末其說未盡安　蔽芾甘棠韓詩外傳作
蔽芾王吉傳注作蔽茀魏元丕碑作蔽芾張遷碑作蔽沛皆
通字也　勿翦勿伐釋文引韓作勿剗勿敗蔡中郎集同漢
韋元成傳作勿鬋皆三家遺字說詳異文疏　召伯所茇白
虎通作邵伯所茇廣韻作勿翦勿扒拔也
行露　王氏柏詩疑謂首章与二章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
以列女傳僅引二章遂謂前一章亂入此說非也按列女傳
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遂不肯行夫家訟之于

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遂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凡傳中引詩或摘其一二語三四語無引全詩者此詩首章是興二章三章乃述其致訟述獄之事數引以相証王氏殆疑所不必疑也且行露是詩人自題篇名若無首章當不以此名篇矣且謂行多露正興起一禮不備女不女從之意何謂意不全貫耶

羔羊　委蛇委蛇韓詩委蛇作逶迤公正皃費鳳别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漢薛宣傳有退食自公之節又云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即本韓詩羔訓委曲自得之皃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按韓詩章句

素絲潔白緣喻居柔詩人言大夫有潔白之性居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則居柔委曲義復自當以公正爲長至退食自公自指退朝于公而言鄭傳會節儉而以減膳釋之殊鑿自非天災無減膳之制韓詩亦作進退之義

殷其雷　韓詩遺雷也見韻廣臧氏鏞堂曰玉篇遺隱也當也似此詩注

摽梅　秦晉協和姻賦摽梅求其庶士韓詩作楳見釋文孟子音義引莩有梅云韓詩按音義誤說見異文証

迨其吉兮　韓詩迨願也見釋文

小星　韓詩外傳云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引詩夙夜在公寔

命不同焦氏易林大過之夬寡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此亦同韓說洪邁曰此詩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　寔命不猶釋文引韓作實五有也亦足釋詁注猶引作猷釋詁猷可也言命有所不可不敢怠於事亦勝毛傳

江有汜　說文作有洍段氏玉裁曰此三家詩　江有渚韓詩水一溢而為渚見文選宋賦注也　薛君章句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野有死麕　詩說引唐書禮儀志劉晌曰平王東遷男女失冠婚之禮野麕之刺興則此詩作于平王以後唐時韓詩尚存所用必韓說也

何彼襛矣　陸德明曰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賈公彥儀禮

疏引此詩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疏以爲此三家說先家相曰此見箴膏肓鄭注答張逸盖魯詩也詒此則齊侯之子爲齊侯之女子平王之孫爲平王之外孫女矣按此是爲東遷以後詩鄭箋不得其義以齊侯爲齊一之侯平王爲平正之王殊誤魏氏源以周南召南並十一篇爲正風甘棠死麕何彼襛矣並東遷以後詩爲變風此本三家不知甘棠是康王時詩非平王後也王氏柏欲退何彼襛矣于王風亦未爲無識惜未考三家耳

騶虞　漢魏諸說不以爲仁獸名韓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補傳引齊詩章句同賈誼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此魯韓齊說同騶從虞人皆得人一發五豝喻多得賢

定姜作詩畜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釋文以爲魯詩攷列女傳衛定姜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失其名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此詩見母儀篇此是魯詩與鄭注不合蓋鄭注禮時從張恭祖受韓詩故與列女傳不同釋文以爲魯詩非也詩補傳謂定姜歸其婦李迂仲云衛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皆本列女傳而改易之王氏但引列女傳入魯詩以此序爲韓詩非

凱風　序美孝子也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今按詩無不安于室之意凱風黄鳥以喻聖善棘心以喻劬勞言人子不能慰母心而相與自責不如黄鳥之有好音悦人聽聞也此孝子如匡章之類故孟子以爲親

之過小者若云不妥于至過其大矣不如此說何所傳授殆因淫風流行而傅會之趙岐孟子注以爲孝子之詩漢衡方碑感鄁人之凱風懷蓼儀之勤劬漢孔耽碑竭凱風以惆慘惟蓼儀以愴悢謝莊貴妃誄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謝元暉齊皇后哀策文思寒泉之罔極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嘆詠蓼莪之餘音說皆本三家也

雄雉　序以爲刺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而作按韓詩雉耿介之鳥（文選潘岳射雉賦注）故士貴用之未聞取以譬淫不忮不求韓詩外傳云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說苑云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章此即耿介之義夫子因以蓋稱子路何淫之有（陳氏）

落游蹕肆肆狐脅所國君淫亂非矣且曰百爾君子豈婦人之詞箋云淫亂

者烝于夷姜之事考史記宣公烝夫人夷姜生子伋列女傳

宣公在位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又娶于齊曰宣姜是夷姜

爲宣公前夫人淫亂是宣姜事同史記與夷姜無涉不知上烝

父妾之說見疏何所據也焉恥論語注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

忮害之詩也按馬本傳習毛詩此與毛不同且亦用魯說

匏有苦葉

荷蕢曾引深則厲淺則揭以諷孔子之人莫知

已求仕不已言不知深淺進退之義後漢張衡傳深厲淺揭

隨時爲義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合我不忍以歛

肩即此義也此豈刺淫之詩耶國語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

叔向曰匏苦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矣匏不

材而濟涉必用此君子求仕濟時之詞張衡傳當用三家說
勝毛多矣　迨冰未泮韓詩外傳霜降逆女冰殺泮止此本
荀子與毛同而鄭氏本白虎通以仲春摽有梅至盈是其實
三仲是其實七指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文也此魯與韓不同
也

式微　魯詩以為二人所作為聯句之始見列女傳云黎莊
夫人衛侯之女黎莊公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甚不得意其
傅母勸之去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以婦人之道壹
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
為乎中路君子序之以編詩此明言魯詩之序如此中路毛
作中露露路本通然毛以為衛邑魯詩直謂中道而棄也世

説載鄭康成婢事蓋同列女傳引泥中亦不以為邑名鄭蓋兼通魯詩也是式微言卑賤不得其夫故以泥塗自喻至毛序黎為狄所逐弃其國而居于衛衛處以二邑事不見于書傳王氏詩地理攷以泥中屬黎縣中露地未詳不若魯詩之確而有據矣

簡兮　序以為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方將萬舞初學記五十引韓詩舞大舞也韋昭國語注引西方之人謂周也此賢者仕于京周而思西周之盛美人自屬文武日之方中公庭萬舞謂武王始制樂之時大司樂教國子子弟上丁習樂事也賢人屈于下位有簡傲不屑之意若天祿識餘引魯詩作京兮京兮申公曰京伶官名此豐坊偽説也陳氏詩經小學採之

殊無識

泉水　序以爲衛女思歸与竹竿疑出一人之詩而不得其事實攷琴操衛侯有女邵王請聘之未至王薨太子欲留不可拘于深宮思歸不得遂作歌終縊而死此魯說也則竹竿亦同此事猶桃卯新臺式微同賦一事也　出宿于泲儀禮士昏禮注文選二十二十六注列女傳引並作濟又見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御覽四百八十九皆誤衛女歸不得至兗州之濟沖出居于禁皇山

北門　序刺仕不得志潛夫論北門君子志有所專不憂貧也此是三家遺說夫君子仕于亂世至于入室有交謫之苦出門有貧窶之憂猶復王事敦迫不辭艱苦不敢　序言朝廷而歸于天又無可如何其過彌彌其節彌堅矣　推韓詩作

誰就也文作桂氏馥謂就當為訧字之誤蓋所謂譏刺之言廣雅誰就也即本韓詩

北風　北風又氣象愁慘正君子見幾而作之候其虛其徐毛傳虛虛也段氏謂如壹子之志無虛邪直急續之免介尺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亦持祿養驕之意文選幽通賦曹大家注虛徐狐疑也此本又三家蓋當國事危亂之時猶復睥睨徬徨徐懸不决不能攜手同歸也赤狐黑烏言奸惡並見也

靜女　序以為刺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考韓詩東門之墠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善人可與成功家室蘇文類聚靖作靜則靜女為善女也與毛鄭貞靜之訓亦合　愛而不見說

文作僾隱也蓋隱而不見也形音女丈之法韓詩外傳引此首章以為賢者精氣關溢傷時不可遁也言善人隱而不仕以禮義自防托於賦年恐偶又不願苟就以干進何淫亂夫德之有耶又易林季姬踟躕待孟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戴氏震謂滕侯迎之詩諸侯免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則亦無刺時之意易林亦本三家

鄘

君子偕老　韓詩委委佗佗德之美貌釋文一切經音義同

邦之媛也韓詩作援取也說文援美女也人所欲援也箋云邦人之依倚以為援助亦用韓說援當訓助取予助之謂文言邦人所援助也序刺宣姜姜淫亂之人尚何德之美而人

所援助耶魏氏源謂美夷姜甚雖于之不淑不淑當訓不祥言以夷姜之賢當与君子偕老益深刺宣公之無禮也

蝃蝀　序止奔也鄭詩序止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微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見後漢書楊賜傳注）劉植曰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有赤色在上者陰乘陽氣也此与毛傳合

相鼠　白虎通以為妻諫夫之詩故夷姜為宣公前夫人及宣納伋子妻宣姜而夷姜縊此夷姜惡宣公之無禮以死諫而不聽也　無止葛訓谷止与傳異殆取三家

干旄　此亦為伋壽作也与二子乘舟一時之詩列女傳宣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

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弃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与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而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而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事与史記同而無四馬白然則千旄素絲良馬四之皆合浚郊盜待于莘衛地也五之六之朱子謂取協韻而已彼姝者子謂伋壽也何以告之不能爲忠告之言也左傳謂竿旄取其忠義並相合毛以爲好賢于文公事無指實不若魯說矣

衛

淇澳　徐幹中論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

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　淇澳亦又號作淇隩　韓詩藻篇
充也　有斐君子韓詩斐美貌也說並見異文證　韓詩外
傳說充如切如瑳謂之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以為韓詩
瑟兮僩兮韓詩僩美貌　赫兮宣兮韓詩宣顯也　綠藻如
簀韓詩簀積也釋文　薛君曰簀綠藻盛如積也文選表壽西京賦注
考槃　考槃在干韓詩干墝埆之處也釋文地下而黃曰干文選
左思吳都賦注又韻詩紀六　考盤在阿韓詩曲京曰阿衆經音義一西都賦
注作曲景曰阿　碩人之俁韓詩俁美貌釋文
碩人　序以為美莊姜按魯詩亦同而以為傳母作知作詩
之人矣列女傳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
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傳母諭

之五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氏法則子之質聽達于事當為
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
貴德也乃作詩按首章言家世二章三章言儀貌輿馬之壯
麗末章言士女佼好禮儀之備亦與魯詩合本事為詳矣

河廣　鹽鐵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此詩序為美
宋襄公宋無風而附于衛猶魯無風而見于齊也韓詩以為
頌為美宋襄公

伯兮　邪之桀兮韓詩曰桀（偈）侹也疾驅貌文選宋玉高唐賦注按碩人
釋文韓詩偈健也此侹是健之誤與傳義合　鍾本薛章句
忘憂也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釋文又作蘐蓋毛作諼借字也
背為堂之陰後人因傳會北堂蓋草之說非古義所有

有狐　韓詩狐水神也見御覽九百九外傳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親蠶先天下憂衣食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是君子已飢已溺憂勤斯世之詩安得如序所言　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梁可褰裳而渡詩義甚精　詩攷引齊詩有狐又又此齊風也所引誤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賈誼新書木瓜下報上也此是魯詩亦与序合齊風十篇無一篇及桓公而見于衛風何也

王

黍離　韓詩以為伯封作則衛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按此是魯詩蓋本欲殺伋

而殺壽故以黍稷同時以喻兄弟起興不敢斥言君父而呼訴于彼蒼孝子之思深矣彼何人二字正指壽也容齊隨筆引以為齊詩非也陳思王貪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与韓詩合則魯韓不同也我友魏氏源謂此与小弁伯封相混以伯封為衛壽之字未知何據序以為東遷以後詩人感故宮而作即箕子麥秀歌也箕子之歌亦恐後人因黍離而偽託也

君子于役　序以為刺平王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按班彪北征賦日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時兮哀詩人之歎時則亦以為怨曠傷時之作亦本三家

中谷有蓷　此賢者仕于亂世慨時事之日非欲挽回而莫及以自致其生不逢時之歎屈盡均澤畔行吟杜少陵吞聲野哭時也豈託于家室仳離以寫其概歎詩人忠愛之意可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刺中谷有蓷是也此當是三家詩雅韓詩以為益母草見陸璣疏上

葛藟　序以為刺平王廣雅云刺桓王皇甫士安及崔靈恩集注同釋文以為不合鄭譜按鄭蓋用毛与三家異也

采葛　序以為刺讒應瑒報龐惠恭書曰蕭艾之歎發于忠宿見藝文甘一則以此為懷人之作一日三秋今泛為朋友相思之詞殆亦三家古義

大車　列女傳以為息君夫人作傳云息君與夫人同日俱

死正與異室同穴合左傳楚子納息嬀生堵敖及成王是安得為貞賢耶據傳並無其事以是知左傳為劉歆改竄多矣此千古貞淫之判也若毛序謂刺周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不得意而附會之耳大車指息君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而下息君得服毳若大夫不服毳毛傳以大車為大夫之車以子男入為大夫解之亦曲說也漢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當本魯詩潘岳寡婦賦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于靡佗此指息君用列女傳也

三家詩遺說卷三

嘉興馮登府

鄭

女曰雞鳴　易林豐之艮云雞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鳧莫使致之此本三家勝毛說錢氏澄之曰此女之不欲士仕有偕隱終焉之志

褰裳　呂覽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此詩云云叔嚮歸曰鄭有人焉不可攻也此又三家前遺說

東門之墠　序刺亂也男女不待禮而相奔者也韓詩墠善也言東門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家室見藝文八十七御覽九百

八十四引薛章句靖善也白帖九十九作有靜家室此亦三家說

滕毛序箋與善通見余三家詩異文疏

子衿　此詩與風雨同旨皆朋友之詩也文選江淹雜詩注劉良曰子衿刺風俗輕薄而朋友之不相往來魏書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荒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蓋學業廢而挑達多賊關墟戲無道藝往來之樂此自本三家　附音韓詩作詒音寄也曾不寄問也見釋文朱子白鹿洞賦廣子衿之清問用韓詩也序以為刺學校廢蓋本左傳鄭人毀鄉校而傳會之何氏楷直以為子產作

出其東門　此與東門之墠疑出一人彼則思善人以成室家此則有女而非思存詩人于淫亂之時以禮義自防如此

安得攝之淫詩乎　聊樂我員韓詩作魂薛君章句曰魂神
也見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鮑昭舞鶴賦注又鮑照東武吟注正義員云古今字魂亦与
云通釋文本作云　匪我思且釋文且音徂存也即匪我思
存也

蔓草　序說斷不可從家語載孔子遇程本于郯賦此詩韓
詩外傳說苑並同是賢人贈荅之詞江淹襍體詩既傷蔓草
別方知秋杜情亦取友朋邂覯之誼詩人于人倫之間每寓
情於美人香草蓋託諷之常才也不知者致使好賢之苦衷
誣為里巷之惡行以此說詩真以詞害志矣左傳子太叔賦此詩以美趙文
子子齹賦此詩以美韓宣子皆指得見賢人而言

溱洧　韓詩曰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

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見後漢書袁紹傳注宋書禮樂志初學記三十六御覽八
百八十六文選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此是鄭土風之常何有剌亂之意
韓詩傳曰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執蘭
而祓除御覽九百八十三

齊

雞鳴　韓詩曰讒人也御覽九百四十四薛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
相似魏氏源曰列女傳緹縈上書闕下歌雞鳴之詩亦取與
乖被讒之意是韓魯同也臧氏琳曰小雅青蠅為直言此為
妒諷首章欲其蚤聽次章欲其明視三章明去就之分今案
此章言朝多讒臣故以朝起興蠅聲而以為雞鳴月出而以
為天明皆恍惚疑似讒人之情狀如見矣飛薨薨即營營青

嫙也

還　韓詩作嫙好貌与説文合揖我謂我儇兮韓詩作嬛好貌漢書地理志引齊詩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注曰齊詩作營嶩山名或作峱亦作巎言往適是山而相遇于嶩山也稱謂班固謂齊詩云云者齊國之詩也師古直以為韓國要之營嶩并文總出三家也崔靈恩集注昌茂宿齊地亦与毛并

著　序刺時不親迎也此蓋齊孟姬詩也孜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仲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然則俟我于著即婚禮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也俟我于庭即婚禮

及廟門揖入也俟我于堂即婚禮升自西階也皆親迎之後壻先往俟升揖入之禮也此與齊詩時事皆合矣 漢書地理志注以著為地名所濟南那者鄭以為莊公迎齊姜而作何楷謂刺魯桓公不親迎皆非

東方之日 序以為刺襄韓詩章句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也 見文選宋玉神女賦注顏延之秋胡詩注曹植美女篇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詩注

按此亦思賢之詩東方日月比其道德光明親炙于居室門屏之間也彼姝者子于于旄以指賢者豈男女情欲之詩乎

南山崔崔 序刺襄公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甚五人為奇襄公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說苑修文篇曰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

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覿引其手授夫于户按此是魯詩說五兩疑二兩之誤古昏禮文也与詩取妻之義方合毛鄭不得其解勉强傅會甚未明晰此種古義廢已久矣　雄狐綏綏玉篇作夊夊行遲貌亦三家文王氏詩攷誤作有狐夊夊又爲以齊詩亦誤　横從其畝韓詩傳曰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由從通國語諸侯從是而不睦即由是也見余異文疏証

敝笱　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義同毛玉篇作遺遺魚行相隨當是三家遺字

載驅　齊子發夕韓詩發旦也惠氏棟曰五通爲發明發明猶旦明此發夕猶旦夕也故易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

行人儦儦說文行兒與毛訓象為勝

猗嗟　舞則選兮韓詩作纂兮纂章句言其舞則應雅樂文選傅毅舞賦注衆衛曰此本南陽行韓注　四矢反兮韓詩作變云易也古反變同聲白虎通射勝者發近而制遠其兵短而見長故可以戒難戒不虞也引詩四矢反兮以禦亂兮亦同韓義與毛訓反為復矣

魏

彼汾沮洳　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漢書本傳范處義曰此疑為晉詩汾出于晉公族見于左傳亦晉官按衛習齊詩韓詩外傳君子盛德而卑虛己而受人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詩云彼己之子美如英云云又曰君子盪盪乎其義不可亂嘆

乎其廉不可劌溼乎其仁厚之寬大趣乎其有以殊于世也
故曰美如玉云云余謂此君子處溷澤卑濕之地盛德虛己
有如玉如英之美迥異世俗鮮禮之流安有儉不中之刺哉
采莫采桑正與卑賤之事魏雖削小未害無人不足為晉詩
公行公路亦不足為晉宦范説非也
陟岵 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
保此三家説与序合孝子不忘一日舉其親韓詩説二十行
役三十受兵千戈長亂胥月流離游子天涯白雲無極此詩
以岵與父以屺與母以岡與兄皆取同聲之字分足多草木
岵無草木屺傳正与相反書以分足為正蓋初言草木障蔽
害于瞻望也次言陟屺無草木矣終言陟岡則平遠無所蔽

矣陟之愈高望之彌切而一止于夙夜之慎杜老無家之別狄公登山之悲無此摯切非孝子而能如是乎

十畝之閒　桑者閑閑白帖二十引作桑柘唐時韓詩尚存當據以引者是同聲之誤此君子遺亂思歸隱于田園之詩雖緣桑柘泉明之栗里少陵之東屯也必以一夫授田十畝得會國小殊鑒古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兩家共十畝也行與之旋行與之逝非一人一家可知

伐檀　序刺貪也大周正樂曰伐檀者魏國女所作也賢者隱蔽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見御覽五百七十八此與琴操合陳陽樂書取之當是魯詩然說苑脩文曰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餐兮列女傳

無功而受祿不為也薛君章句曰素質也見文選傅毅舞賦注曹植七啟注人但有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見文選潘岳關中詩注傅咸贈何邵王濟詩注曹植求自試表注則魯韓皆合而詩無思職失時之義以為女子所作尤不合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文選上林賦注王逸曰勤身修德欲伐檀也楚詞九辯注孔叢子子伐檀見賢者之光事後得來子從之　坎坎魯詩石經作砍砍

碩鼠　序刺重斂也　桓寬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急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王符潛夫論班祿篇曰履畝稅而碩鼠作此本三家為序合呂覽舉難篇寧戚歌碩鼠後漢馬融傳注引說苑亦同為

算成作令說乃作顏見梁虞袁以爲碩鼠之誤　樊光曰碩鼠五技之鼠樊注今定用魯詩　韓詩作適彼樂國適彼樂國新序引適彼樂郊同今本誤也

唐

蟋蟀　序刺晉僖公文選舞賦注詩敘曰刺晉懷公班固漢地理志唐詩蟋蟀山樞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吾君章句曰聿辭也文選郭璞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其張詠史詩注沈約鍾山應教詩注謝偵射尚覽詩注陸機長歌行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此即降餘言傷公不能及時娛樂之義韓魯毛皆同　蟋蟀在堂爲那風九月蓋夏正也晉用夏正九月而謂之歲莫蓋自今以後歲遂將暮既謂十月以後爲歲暮是也夫及時不樂去日

苦多來日苦少而猶恐其怠荒必暢之以憂勤之思風俗之儉而好禮如此此良士所以休休也

山樞　魯詩石經樞作蓲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士大夫日琴瑟見公羊傳注　故云何不日鼓瑟也山樞刺儉詩人以宮室衣裳酒食勸之及時行樂而又告之以死生之速蓋必儉而後可樂也

揚之水　序言昭公分文侯弟于曲沃沃强公弱与史記合酈道元曰晉武公自晉陽徙左邑即曲沃所謂從子于鵠也見水經注　徐氏璈曰史記武公滅晉始都晉國不云遷曲沃此詩舊解多以為桓叔道元以為武公始三家之說　易林揚水潛鑿使石潔白衣素表朱戲游皋沃訓襮為表　与毛訓領諸

侯繡黼異朱繡魯詩作朱綃見儀禮注毛以為繡黼竟朱襮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破繡為綃如朱繡亦當為綃鄭從魯也

椒聊　傳椒聊椒也王逸椒聊香草雅釋文以聊為辭我郎阮儀徵曰箋以梂釋聊今尺梂者聊梂即梂也以為語辭非余按釋木椒醜莍李巡曰椒茱萸皆有房故曰梂梂實也箋云一梂之實箋以梂訓實非訓聊梂與樛通不與梂通以陸說為是

又子傳指極叔辯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諫愈忠夷齊餓首陽而志愈彰詩云彼其之子資大且篤非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此哉說苑立節篇曰士欲立義行道論

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義何氏楷謂据韓嬰之說言當時不入沃黨而志于昭公者無朋黨之私有純篤之忠也

綢繆　見此邂逅韓詩不固之皃按遺是本字邂逅偶然見之非請因見也范氏家相所謂卒然幸過不可久長是也見此粲者廣韻作嫛說文作姣美也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二妾殊傅會

鴇羽　父母何嘗韓詩外傳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矣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己惡勞苦知天下之欲安佚也詩曰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此詩之餘義

蒼天韓作倉天傳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韓詩曰逝及也按毛作噬即仓左之

道傳噬逮也正按釋言文逮及與韓訓合說文有逝無噬

生于道周韓詩周右也與道左相對說詩之精勝毛多矣

葛生　易林師之中孚葛生蒙棘華不得實讒佞為政使恩

壅塞是與來葛傳讒同義班固地理志葛生之詩念死生之

遠當是齊詩毛以居為墳墓室為冢壙悼亡詩也說者傅會

寡婦墓祭非也

秦

蒹葭　鮑照賦曰含堂宇之湛觀生江潭而為客對蒹葭之

遂黃視零露之方白集本徐氏璈曰如賦言此詩為客遊感秋

之詞李氏固為曰水一方言洛也所謂伊人來遠之君也湖洄湘游情深故主矣

終南　白帖五引有杞有棠先師王尚書曰傳稱紀堂為山此所引殆韓詩也杞棠條梅皆木名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若首章言木二章言山錦衣白為不類矣

交交黃鳥　傳交交小皃嵇康詩咬咬黃鳥當用此詩曹植咏三良詩黃鳥為悲鳴則不以為小皃王質曰黃鳥君庚也春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据左傳正在是也

晨風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擊乃遣舍人趙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

何棠對曰棠詩文侯曰子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乃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見本使為）韓詩外傳同文侯授詩于卜子夏所述之義與序合王褒四子講德論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即用韓詩　桓範與管寧書曰思請見于蓬廬之側求訓誥于道德之門厥登無由此思晨風（見莫文三十一）此為求見賢人而未得之詩始本三家　干寶晉紀論曰百姓皆知上之德盛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張銑注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臣附之則聖主賢臣相遇順風之象亦古義也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見易傳注）林列女傳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穆姬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即康公）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作詩

韓魯並與序合

陳

宛丘　匡衡傳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漢書注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祭見神鼓舞而祀故其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云云鄭氏詩譜班固漢書地理志亦同皆三家說也

御覽二十六引植其鷺羽姚氏炳曰鷺羽鷺翱皆卤廣之所懸植猶植立之義毛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翿纛翳舞者

所持以指麾不及三家作植之長

東門之枌　班固地理志陳俗巫覡引此詩亦齊詩說歟

旦于差箋訓擇韓詩作嗟釋文又見宋本羣經音辨范家相云嗟猶嗟我婦子之嗟猶招同類　文選神女賦注婆娑猶媻姍也婆轉為媻說文作媻娑其下許云媻奢也徐鍇曰今俗別作婆今尺李巡注婆娑般碑舞也可見古本作媻故以搬字為訓李善北征賦注婆娑容與之貌

衡門　陳風十篇推衡門為隱者之詞與考槃詩人皆遯世無悶者也夫至于飢亦可樂又何富貴利祿之可動心而易其素志耶　蔡邕郭有道碑棲遲泌邱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本皆元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泌邱廣

雅釋邛邛上有木爲枎邛說皆与毛異蓋本三家

墓門　列女傳陳辯女者陳采桑女也晉解居甫使于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乃歌曰墓門有棘云云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楳云云大夫曰其棘則是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王逸楚詞注亦言此事蓋魯說也　二章皆作棘列女傳如此後人據毛詩改作楳與此是詞章句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楳其誤已久　歌以訊之韓詩曰訊諫也之當爲止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美也娓其美之貌　心焉惕惕郭璞爾雅注惕惕韓詩以為說人故言愛也

彼澤之陂　有蒲與荷樊光今氏注作與茄蔤蔚芝之大者
今氏荷芙蕖其莖茄使本作荷鄭何不引芙蕖爲証而改荷
爲茄字是古本作茄樊氏注今吳多本書詩也楊雄賦於芙
荷之渚茄張揖曰茄荷去今字　傷如之何今氏釋詁注作
陽如之何按釋詁陽予也郭注音詩今巳據之人自呼阿陽
玉篇陽傷也陽亦訓傷則仍以傷訓亦可　有蒲與蕑釋草
疏引作蓮蕑蘭也正義蕑是陸艸非澤中之物故知蘭當
作蓮蓮是荷實喻女言結實此本三家也說文無蕑字　碩
大且儼薛君章句作㜝重頤也見御覽三百六十八說文同原氏㜝美
也与儼訓矜莊相近薛訓重頤即美義
檢

檜　王氏詩攷云季札觀樂此在齊下秦在魏唐之上鄶曹終焉可知于檜見無覇于曹見無王風宜以此終不知何時失其次第。

素冠　魏李彪傳周室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衣素冠作刺此三家說也　棘人樂樂兮說文作臠臞也郝氏懿行曰釋詁臠瘠也通作臠舍人注臠心憂憊之病蓋積憂成病骨體臞瘠也按舍人本三家說與毛訓瘠合呂覽高注棘瘠也

長楚　猗儺其華楚詞九辯注作猗旎其華一作猗狔與毛先師王尚書曰此與毛異蓋本三家

匪風　王符潛夫論曰匪風冀州兮君教也鄭詩中心惻兮說

曰是非占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見漢王吉傳吉學韓詩揭與偈通愬即古怛字韓詩外傳曰
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万物安故曰其風治其樂
連其驅馬舒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車偈兮云云

曹

蜉蝣　采采衣服箋君章句曰采采盛貌文選禰衡鸚鵡賦注與毛傳
采多亦合　於我歸說鄭氏禮記注曰欲歸其所忠信之人
案箋說猶舍息也疏言小人不足依恃與注禮稍異蓋始用
韓詩
候人　何戈與祋鄭樂記注祋作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疏
以為三家詩與箋異　維鵜在梁四句鄭氏禮記注鵜鶘洿

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辨服為有德處勢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兩注互異蓋用韓詩也　薈兮蔚兮說文薈下引詩同毛又引嬒兮蔚兮蓋兼存三家董逌曰崔集注亦作嬒此詩刺曹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故云三百赤紱季女即指負羈

尸鳩　說苑反質篇引詩傳曰尸鳩之所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王氏纂曰此言詩傳蓋魯詩之傳也列女傳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故一

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也引此詩說与說苑合

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于一也引此詩　按荀子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耳不兩聽引此詩云云故君子結于一也此外傳所本其源出荀卿也

下泉　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何楷曰此荀伯即荀躒蓋指城成周之事

三家詩遺說卷四

嘉興馮登府

豳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繕脩之至于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二見御覽八百二十三　按毛以三之日為正月本夏正也此以為三月從周正也邠處夏后之世宜用夏正傳于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分屬三正殊為牽強　言私其豵鄭衆周禮注曰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引詩慎請為麎按此與傳箋不同蓋三家之說並驅從兩豣薛君傳作三歲曰肩此作四歲古字積畫之誤亦韓說也　朋酒斯饗毛以為鄉

飲酒鄭謂國君大饗群臣鄭注禮云月令是月也大飲烝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為頌大飲之詩与箋詩合蓋亦用韓說也

鄭氏據歐陽氏修謂三家無七月然攷釋文引韓詩曰穿屋窗八月在户向北開窗也塞向墐户初学記七引韓詩曰氷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皆釋七月之文漢食貨志白虎通日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于邑詩曰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此魯詩說入室之義較佳箋為詳不知何以云無七月也

鴟鴞　易林曰鴟鴞破斧冲人危殆賴其忠德轉禍為福傾危以立此三家無異說亦与孟子合也韓詩鴟鴞鸋鴂鳥名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

巢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之茂枝反敷之葦蔄風至蔄折
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徹彼
桑土韓詩作杜云桑根也義同毛傳而省杜為土自土沮漆
漢書亦作杜方言亦作桑杜雄習韓詩也蓋祖毛為訓韓
訓積見釋文口足為事曰拮据釋文又禮部韻略一皆勝毛公
東山易林家人之頤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長股
羸戶數我君子役日未已按此為婦人思夫与傳箋異三家
說也熠熠宵行說文熠盛光段氏玉裁云韓詩鬼火或謂
之燐謂鬼火熒熒然与列子淮南子博物志皆合後人改毛
傳熒从虫遂以為螢火螢火不得謂之燐辨說本与毛合為
後人所誤耳鸛鳴于垤韓詩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

雨天將雨而蟻出垤上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東華情詩注按鸛鳴知將雨婦人念夫行役過雨故嘆于室詩之取義甚精烝在栗薪韓詩作蓼薪眾薪也說文無蓼字即蓼之別體蓼蓼者義傳訓長大見此訓眾与毛鄭殊義　九十其儀韓詩九十言多也按儀即昏禮外傳以多儀為不息燭不舉樂庙見舅姑之類言儀之多也視毛為詳

破斧　白虎通天子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視序為長何休公羊詁曰此公黜陟之詩　又缺我錡韓詩曰錡木屬又缺我銶韓詩銶鑿屬与毛互异龍龕手鑑銶鑿屬即用韓詩

九罭　薛章句九罭取蝦芘也見御覽八百三十四毛傳緵罟小魚之

綢亦韓說為長喻小國而見大臣

狼跋　載疐其尾說文作載躓躓跲也疐假字也

小雅

鹿鳴　文王之詩也鄭康成儀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三家說視序義為勝史司馬遷史記周道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長笛賦注皆魯詩說而以為刺詩蓋陳古風今非謂作詩故王符潛夫論班祿篇曰忽養賢而鹿鳴思明以衰世而思夙治也它如關雎為刺康王兔罝為刺小人伐木有鳥鳴之嚶谷風有弁予之嘆皆此類也王氏應麟晁氏說之遂以齊魯韓以關雎鹿鳴為風刺

序之是未探其原也　承筐是將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注二十五）毛訓奉言臣奉君韓以臣受君言　示我周行鄭氏緇衣注謂示我忠信之道箋以為置之周之列位蓋始用韓說

四牡　周道威夷韓詩道威夷者也（文選孫綽遊天台山注）薛君曰威夷險也（同上潘岳金谷集作詩注顏延之秋胡詩注陸陸石闕銘注謝希逸誄注）釋文引韓作倭夷顏延之北使洛詩注作威遲謝莊宣貴妃誄注作逶遲皆聲音文字之通假漢地理志顏師古注引韓詩又作郁夷言使臣行于此道按郁夷亦倭遲之轉地理志郁夷乃地名乎之偏合者韓詩自作倭夷班固習魯詩此為申公說顏注非王氏未加駁正耳　駱嘽嘽駱馬廣疋嘽嘽衆也按說文嘽嘽喘息也与傳合廣疋之訓當作此三家（說文作痑痑漢書敘傳注作驒驒）

皇皇者華　駪駪征夫外傳國語說文說苑列女傳作莘莘

楚詞又作侁侁皆古通字班固東都賦俎豆莘莘王褒責鬚奴

文莘莘翼翼皆訓衆多与毛傳駪訓合列女傳曰莘莘征夫

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

及其能及乎按傳懷和是私字之誤箋駁正之韋昭魯語注

懷私為每懷人懷其私于事將無所及王肅難鄭仍以中和

之道訓之非矣此云懷安即懷私則毛魯同也

常棣　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

聚八十九亦作夫栘之華皇侃論語義疏常棣之華先閒後合

皇本魯詩　說文鬩恒訟也魏曹冏傳雖有鬩牆之訟不忘

禦侮則憂患同也此与毛訓很為異蓋本三家　飲酒之飫

韓詩作醧薛章句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文選班固東都賦注又左思魏都賦注引韓詩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按飫乃醧之假左思愔愔醧醼即本韓詩

和樂且湛韓詩作耽樂之甚也崔光傳湛湎于酒亦猶曰耽是湛耽通也

伐木 韓詩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文選謝朓游西北詩注蔡邕曰周德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書注引正交論風俗通同此亦陳古風今之義

天保 墨子尚賢篇以此詩為周頌玩其體制雅近于頌先儒以燕享聘會之樂為雅以祭祀朝廟之樂為頌此詩為武王營洛後羣臣報命而致願祝之詞萬壽之請凡如之祝意雖近頌而體則雅也墨子蓋謂雅中之頌耳

詩汎歷樞曰

卯酉之際為革正卯天保也此齊詩所本亦指武王克商時言　吉蠲為饎韓詩作吉圭潔也（周禮注儀禮注 六經異論三）詳余三家詩異文疏

采薇　序謂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遣戍出征按之時事皆合而班固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害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戴氏震曰采薇出車杕杜漢書有謂為懿王詩者毛鄭之解泥于正雅作于周初然成康以後昭穆共懿孝夷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蠻擾之事余謂班固習魯詩說蓋本此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為怨曠也天道一時生人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引

詩旨我往矣四句此指征人怨曠亦魯說也　戎行不來釋文作不騃命之不俟不來也此即不來之異文說文亦作不騃當本三家　一月三捷一切經音義引作一日三捷大一月三捷何足美當是一日之誤

出車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故詩人疾而歌之班固匈奴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據此並與序屬文王不合而馬班互異蓋韓魯說不同也然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按之此詩亦合陳啓源謂時文王在位五年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故云自天子所然後漢書馬融疏曰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則此之南仲

即常武之南仲与班說合

杕杜　鹽鐵論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釆薇之所爲作也臧氏琳曰觀琴操之說鹿鳴風俗通之伐木漢書之引釆薇鹽鐵論之証杕杜是四篇在正雅中皆爲刺詩矣余謂此皆三家詩說遠戍出征男女怨曠人情所同何關美刺臧說非也

魚麗　易林咸之渙曰釆薇出車魚麗思初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劉向說苑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唯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唯其偕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其說甚長

六笙詩　鄭康成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南陔至由儀其義未聞又以為孔子之前已亡竟以為孔子時俱在其義與衆篇合編故存並後从毛傳故先後不合禮疏注云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詩諸序正義曰詩三百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鄭又云毛公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然則毛雖列六笙之目而編什亦不數亦只三百五篇也史記云三百五篇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漢世毛詩未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惟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云三百五篇耳按漢書昌邑王賀傳龔遂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傳當為昌邑王臣王廢詰責王式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為諫張揖曰大雅之材

三十一小雅之材七十四皆合三百五篇漢世諸儒皆然初無六笙之目其亡在孔子之前故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非至戰國及秦時始亡失也四家詩各有序不第毛詩如謂毛以序合編三家應同何以毛有而三家亡之耶且此六詩序皆望文生義有乖全詩之旨不知何人何時偽作不可致矣要以三家為正有義亡詞已不足信而宋儒謂有聲亡詞更屬謬論不足辨矣

蓼蕭　和鸞雝雝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魯詩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左桓二年疏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讀詩記八十引韓詩在軾曰和在軛曰鸞各說不同鄭氏經解注本韓說而秦詩箋置鸞于鑣

又用毛說蓋以乘車田車之有殊耳至于贊冒和鸞皆以金為之楚詞王逸注謂鸞玉為之皇佩以鸞為金鹿韻銖鑾皆以金金玉聲諧啟曰雍雍言得其和也

湛露 厭厭夜飲薛君章句愔愔和悅之皃釋文文選左思魏都賦注陸康聚賦注謹按情厭古通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毛傳厭厭安也与和悅義合說文作懕懕尒疋釋訓懕懕安也此亦本三家

其實雝雝初學記八卄引韓詩雝雝長皃与毛訓異亦合北堂書鈔引韓作雝雝初學記又引韓其同其持

六月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之時戎狄侵暴中國詩人疾而歌之易林咸之剝曰玁狁匪茹侵鎬及方元戎其駕襄自夷王後漢西羌傳夷王令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illegible]

与毛異蓋三家說揚雄并州箴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侯玩上國道王命將據之涇北雖習魯詩与毛同義韓嬰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史記及鄭列傳注

采芑 有瑲蔥珩周禮玉府注引韓詩傳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閒案衡珩通假字古黃衡音亦通康鼎銘幽黃即幽衡王莽泉大布黃千即衡千亦當義同詁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蔥衡玉藻正作蔥衡 方叔元老玉篇一引韓詩元長也元子長子自以長訓為正毛訓大

車攻 東有甫草薛君注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西都賦注

後漢書班固傳注 毛訓甫為大鄭易為圃田之草蓋本韓詩薛訓仍從大訓竹書紀年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甫即圃田也墨子亦作田于圃國語藪有圃草韋注圃大也与薛訓博合

篤言行狩韓詩內傳曰春曰畋春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旉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詩覽八百三十一）

助我舉柴 玉篇作掌積也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義本三家）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趙岐注孟子注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視傳如雅破物義為詳備

吉日

吉日庚午翼奉曰南方之情惡也惡也惡行廉貞寅

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已酉主之二陽並行王者喜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本傳）惠氏棟曰穆天子傳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此天子吉午酉之証　奉學齋詩爲風占六情之所本歷劫（風俗通）曰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

儦儦俟俟韓詩作騷騷騃騃（後漢書張衡傳）薛君章句曰趨曰騷行曰騃（文選張衡西京賦注）說文作伾伾按魯頌以車伾伾手林作駓馬融傳注引作駓西京賦羣噐駓騃並韓詩也　且以酌醴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西都賦注）亦与毛異

鴻鴈

劬勞于野韓詩劬數也（釋文）錢氏澄之曰其勞頗數謂之劬勞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恩下也（漢書本傳）按望之傳齊詩

百堵皆作詩正義引韓詩說曰八尺爲板五

板為堵五堵為雉公羊注引韓詩傳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隱公元年注

庭燎　易林頤之損曰庭燎夜明追古傷今列女傳宣王嘗卧而晏起姜后脫簪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而早朝夜卧卒成中興之名何氏楷曰外紀姜后事在宣王二十二年此魯詩說為詳　夜未央王肅曰央旦也未旦夜半是也按毛傳央旦也段氏玉裁謂當作且且薦也未且猶言未渐進也与未艾鄉晨為次第若作旦与鄉晨不別今予雍之說与鄉晨自別肅本毛詩此當用三家說也說文央久也楚詞注盡也顏師古曰說文央中也一曰久也毛公訓央為旦未知何据箋云未渠央我友李富孫曰渠讀去声与遽字通史

記陸賈傳何渠不若漢漢書作遽玉篇遽急也疾也未渠央說文央中也又曰久也宋胡旦通論引說文作央中極也扁尺央極中也未渠央猶言未遽中未遽久即王肅所云夜半是也漢時人有此語故箋云猶言也段氏謂當傳央旦當作旦恐非旦或即中字之譌

沔水　國語秦伯享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韋注河當作沔字之誤也家山公曰韋說是也㦯以為碩人之四章按春秋賦詩皆取篇首名賦第幾章者截取之四章綠衣之卒章皆明言之不得云賦河水也

誰無父母　毛傳曰京師諸侯以父母也則父母指君言王符釋難篇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為

事然有覩者憂將深也蔣材得曰一身之過亂不足惜父母之過亂深可憂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必思所以救亂也此三家說勝毛多矣　譏言其與韓詩曰譏言緣閒而起文選宦者傳論注義亦深長

鶴鳴　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相隨此与箋賢人未仕合史記滑稽傳漢書張衡傳注論衡藝增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初學記一並無于字韓非九皋九折之澤与囊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為長王逸所謂澤曲曰皋也九皋書作九臭臭古澤字論衡曰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於朝廷聲聞于天者見鶴鳴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姜

氏栴璋曰此詩如易取象三百篇中別具一體